

自始何有甚有為者？則其後來加入本黨之頭腦，以至終於背叛，本黨之事實，早在彼未加入本黨以前列定。

民國十三年春，總理改組本黨，廣納覺悟之青年，與革命之民眾，以期增厚革命之力量，而遂國民革命之成功。陳公博乃認為千載一時之良機，遂捨身一變，投入本黨。實則已包藏禍心，日謀於黨內分割一部勢力，預備日後背叛本黨之志。故當總理逝世之後，即在勇明目張胆，與共產黨狼狽爲奸，挾其黨之威勢，竊得政權，一躍而爲本黨中央委員，兼農民部長。及廣東農工廳長。身兼無數要職，極一時之煊赫。嗣更野心勃勃，漸復其本來之面目，與顧孟餘陳人章，甘爲共黨之屬犬，利用汪精衛先生左派之說，引青年人於惡化，迷惑衆於歧途，而將右派之頭銜，加諸本黨忠實革命領袖之上，使不敢對彼陰謀有所糾彈。離間挑撥，縱橫捭闔，遂以造成本黨近數年來分崩離析之惡因。

民國十五年，本黨遭依

總理遺志，由粵出師北伐，

陳公博輩，則乘軍事進展之秋，努力助共黨爲虐，培植勢力，遍佈爪牙，以操縱把持各地之黨務，及民衆運動。不

半年間，共黨勢力，遂橫濫于粵湘贛等省，而侵蝕乎有鑑奉本黨之趨勢。迄武漢克復，長江底定，中央由鄂北遷，聲威播於全國。而其黨黨徒，惟恐本黨統一全國，不利於彼黨奪本黨以孝順赤俄之陰謀，遂千方百計，竭力攻擊本黨忠實革命領袖。而陳公博輩甘受嗾使，仰其鼻息，於是武漢高唱「反共產即反革命」之口號，譴責勞苦功高之軍事領袖，介石同志爲新軍閥，奉陰險險毒之施羅庭爲太上皇。對於兩湖民衆，大張其殘殺焚掠之毒徵，而陳公博輩果加官爵爵。其時之彌冠相處，躊躇滿志，固屬有氣節者所莫能擬其肩背也。

陳公博之初爲共黨，而操陳炯明，繼加入國民黨，終又復投於共黨之懷何哉？蓋彼輩一心一意所計較者，無非權利。只要能得到權利，則操陳炯明以罵孫中山先生可也；依附其黨以成一黨，及屠戮民衆亦可也。只要政治部主任有得做，『青年』等部員有得當，就明知其黨還不夠，誠信不足以服人，勉強做去，是不可靠的。所以之陰謀害國，亦樂與焉。其時共黨在武漢之所以氣焰萬丈，就是陳公博輩助桀爲虐之所致。陳公博既利令志昏，故時刻剝，莫不以唯一領袖自居。但其結果，却是自己的人格信用一齊破產。其故無他，歷史還不到，勞績還不夠，誠信不足以服人，勉強做去，是不可靠的。所以陳公博輩一切錯誤的根源，就是在其支配過太強。因爲支配過太強，故一切擾害黨國，殃禍人民的卑污勾當，都不惜做出。

十六年秋，武漢剷共清黨，雷厲風行，陳公博輩見壞境不佳，乃變更手腕，一面德惠共黨重要爪牙張敬發、董等，假道賀龍葉挺爲名，回師廣東，另圖大舉，一面費恬不知耻，自命爲本黨賢貢員，在武漢組織政治分會，把持壟斷武漢之局面，而遂爲抵制中央，迄張敬發奎抵粵，遂帥聯袂南返，逃亡在廣州舉行其冠冕堂皇之葵園會議，擬在粵另組中央黨部及召集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，以證名不正言不順，不足以立足。故乃改組廣州政治分會，設立軍事委員分會，改組舊軍械部，佔領軍事政治機關，肆意摧毀，顯然與中央對抗，當時陳公博輩既已身膺要職，重握廣東政權，故共黨之要員子孫鄧安，經結圍，蔣兆徵，彭湃等，皆紛紛樂得庇於陳公博輩勢力之下，復行喧聚廣州，分道黨徒，指揮向受共黨擁護之工人代表會所隸屬各工會，大肆活動，其縱容袒庇共黨之事實，曾已彰顯在人耳目。是年十一月十日，陳公博輩已妥定背叛中央之計劃，乃公推汪精衛李濟深代表赴粵，陽爲籌商中央全體會議，陰便使李離開，藉其防範，在使汪離開，留作辯護以所編的《前孫記》、《萬寶記》等文，真是連篇累牘，賣盡氣力，極盡誣惑。

民國十一年，本黨總理蒙難於廣州白鶴潭的時候

當民國十一年，本黨總理蒙難於廣州白鶴潭的時候

當民國十一年，本黨總理蒙難於廣州白鶴潭的時候

（未完）